

BLUE HEAVEN

C.J. 博克斯 蓝色

C.J.Box 著 天堂

二十个是这世大形，他们却不得不开始逃亡。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712.45
1144

BLUE HEAVEN 蓝色天堂

[美] C.J.巴克斯 C.J.Box 著 韩宜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天堂/(美)巴克斯著;韩宜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39-4174-0

I. 蓝… II. ①巴…②韩…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1812号

本书译文由麦田出版社授权使用

蓝色天堂

作 者	[美]C.J.巴克斯
译 者	韩宜辰
选题策划	王 娟
责任编辑	贺 星
装帧设计	引文馆·马顾本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10×620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174-0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第一天

星期五

在拥有结社自由的国家里，秘密组织是不为人知的。在美国，有社团但无阴谋。

——亚利克斯·托克维尔

1835年著作《美国的民主》

欢迎来到西北内陆

——斯普肯市机场欢迎入境的标语

星期五下午4点28分

如果12岁的安妮不是在爱达荷州北部一个湿气弥漫的四月春天星期五下午带她弟弟威廉去钓鱼的话，她绝不会看到那幕死刑场面，也不会跟那几位行刑者目光相接了。偏偏当时她在生妈妈的气。

在目睹那幕凶杀之前，他们还在沙河附近几棵仍然湿答答的柳树间穿行，身上套着塑料垃圾袋，免得把衣服弄湿。赤杨树朝上翻起的叶子托着一泓泓清晨的雨水，蜘蛛网松垮垮地挂在树枝间，网上缀着一滴滴小水珠。当几小团灰黑色的暴风雨飘过太阳前方，树林里的光线转柔，擦去了原本清晰的影子轮廓，整片林子瞬间陷入一片阴郁。林间的地面黑而软，小径湿漉漉的，他们步履艰难地走向上游时，鞋子还发出叽叽的吸水声。

安妮和威廉离开了他们位于小镇边缘的家，让那位女邮差菲奥娜顺道载了几里路之后，已经走了近两个小时，他们想找一段静止的河面，却徒劳无功。

“也许这不是个好主意。”10岁的威廉说，他提高音量好盖过小河流动的吼声，河水高涨而汹涌。

安妮停步，转向威廉，仔细打量着他。一根长钓竿戳穿他身上的塑料袋，有好几次钓竿的顶端还被树枝缠住，一段有数根松针的松枝卡在其中一个线圈盘里。

“你说想去钓鱼，所以我现在就带你去。”

“可是你又不会钓鱼。”威廉说着睁大双眼，下唇颤抖着，他快要哭的时候都是这样。

“威廉……”

“我们应该回去。”

“威廉，别哭。”

他转开目光，她知道他想忍住泪水，这点从他紧抿着嘴的模样就看得出来。他很讨厌自己动不动就哭，讨厌自己无法掩饰情感。安妮倒没有这问题。

“汤姆跟你说过几次他会带你去钓鱼？”安妮问。

威廉不肯正视她，“好几次。”他说。

“他带你去了几次？”

他不高兴地说：“你明明知道。”

“对，我知道。”

“我满喜欢他的。”威廉说。

“我满不喜欢的。”

“你谁都不喜欢。”

安妮想争辩，但没开口，心想：他可能说对了。“我喜欢你的程度，多到虽然自己不会钓鱼，都还会带你来。再说，如果连汤姆都会，还会难到哪里去？”

一个放肆的笑容牵动他的嘴角，“嗯，也对哦。”他说。

“你看，”她说说着掀起塑料袋，露出身上那件汤姆的钓鱼背心。她从家里挂钩上把背心拿来穿，没问过任何人。“这件背心里装满鱼饵和苍蝇什么的，我们只要把饵绑在你的钓线末端，再丢进水里就好。鱼又不会比汤姆聪明多少，还能有多难？”

“……如果连汤姆都会。”他说，笑得更厉害了。

就是在那时，他们听到了引擎发动又熄火的声音，湍急流水的轰隆声使引擎声变得模糊沉闷。

背叛事件发生在汤姆走下楼，问着“早餐吃什么？”的那天早上。安妮和威廉穿着上学的衣服，正在餐桌旁吃麦片——威廉吃的是甜爆米花，她吃迷你糖霜麦饼。汤姆问出那么一句，好像那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但并不是。汤姆以前从来没有在他们家吃过早餐，也从来没有过夜。他身上那件皱巴巴的衬衫，还是昨晚饭后他来找妈妈时穿的，也是他所谓的“钓鱼装”——一条松垮的裤子，拉链在大腿部位敞开，一件宽大的衬衫上面满是大大小小的口袋。对安妮来说，这是一块崭新的天地，而她并不想去探索。

反之，她发现自己一直盯着他那双又大又白的赤脚。那双脚看起来苍白得有如尸体，他的脚趾前端还长着小簇小簇的黑毛，让她既惊异又恶心。他啪答、啪答地踩着湿湿的步子走过铺着油毡的地面。

“你们的妈都把咖啡放哪里呀？”他问。

威廉僵在椅子上不动，双眼眨也不眨地睁得老大，手里的汤匙悬在嘴边一寸之处，甜爆米花在牛奶里上下浮沉。威廉说：“在桌子上，那个罐子模样的东西里。”

汤姆自以为幽默地重复着“罐子模样的东西”，准备煮咖啡。安妮的目光从他的钓鱼衬衫背后钻进去：汤姆身材高大壮健，但总是假装友善，她心想。他来家里时，几乎总会带礼物给他们，通常都是些最后一刻才匆匆去买的没用小玩意儿，像是从街角杂货店买的瘦吉姆牛肉条或溜溜球之类；但她从没看过这样的他——衣衫不整、睡眠惺忪、无精打采，头一次把他们俩当成知道咖啡放在哪的真实人物般，对他们说话。

“你在这里做什么？”她问。

他转过头，双眼茫然而朦胧。“煮咖啡啊。”

“不，我是说在我们家。”

威廉终于让那支汤匙继续刚才未完的航线，眼光却一直没离开汤姆的背影。一滴牛奶从他嘴角蜿蜒流淌，最后停在下巴，就像一

颗白色凝胶。

汤姆说：“你们家？我以为这是你们妈妈的家。”他挺高兴的嘛，安妮愤怒地想。

“早餐就吃这个？”汤姆问，他拿起麦片盒，一边扬起眉。

“还有吐司，”威廉说，嘴巴塞得满满。“有时候妈会炒蛋，还有煎饼。”

安妮用她那双蛇眼狠狠瞪了弟弟一下。

“也许我会请莫妮卡替我炒几个蛋。”汤姆含糊不清地，不知是对他们还是对自己说着。没等咖啡壶内注满咖啡，他就先替自己倒了一杯，几滴没倒进壶内的咖啡在热铁板上烧得滋滋响。

所以是莫妮卡，不是你们的妈，安妮想着。

他走到桌边，双脚在地板上踩出接吻时的滋滋声，他拉出一张椅子，然后坐下。她可以闻到他身上有她妈妈的气味，这点让她想作呕。

“那是妈妈的椅子。”她说。

“她不会介意的啦。”他说，脸上闪过一个虚假、屈就的微笑。对他而言，他们又成了小孩，虽然她觉得汤姆有一点点怕她。或许现在他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又或许没有。他故意不理直瞪着他的安妮，转向威廉。

“上学啊？”汤姆说着伸出手去，在威廉的头上乱揉一阵。威廉点点头，睁大了眼。

“真可惜你不能翘一天课，跟我去钓鱼。昨晚我过来以前，真的钓到几条不错的鱼喔！是十五、十六寸的鳟鱼呢。我带了几条给你妈，让你们当晚餐吃。”

“我想去，”威廉说着挺起了胸，“我从来没钓过鱼，但我想我应该没问题。”

“小朋友，你当然没问题啦！”汤姆吸着热腾腾的咖啡说。他指了指厨房外那间凌乱的衣帽室，他的钓鱼背心就挂在那儿，钓竿

则放在角落。“我的货车里还有一根钓竿，可以给你用。”

椅子上的威廉突然开始坐立不安，兴奋得不得了。“对了，我们今天提早放学喔！也许之后就可以去？”

汤姆望着安妮，要她解释。

“是提早放学，”安妮面无表情地说，“我们中午就放学了。”

汤姆皱起嘴唇，点点头，目光闪动着，现在威廉完全在他掌控中。“那也许放学时我会去接你一起去，我要问问你妈的意见。我可以到学校大门接你。安妮，你也想一起去吗？”

她立刻摇头，“不想。”

“你应该放轻松点。”汤姆对她说，只有嘴巴在微笑。

“你应该回家。”她回答。

汤姆正准备开口说话，但这时妈妈从楼梯走下，她的头没向着厨房，而是望着家门口。安妮看着她妈妈迅速走过客厅，拨开窗帘，似乎是想确认汤姆的车是否已经开走。当她发现车子还在，并震惊地转过身来，才看清眼前的画面：汤姆、安妮和威廉都在厨房餐桌旁。安妮看到血色从她妈妈的脸上消失，有一秒钟的时间，她真替她难过。但只有那么一秒。

“汤——姆——”她妈妈说，把他的名字拖长并提高音调，使这名字本身成为一个句子，代表了很多事情，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你怎么还在？

“你不用去上班吗？”她妈妈终于问。

汤姆是UPS的司机，安妮以前常看到下班后的他穿着棕色制服，衬衫和短裤都特别贴身。

“对，”汤姆说着站起来，速度快得把咖啡都泼溅在桌上。

“孩子们，我该走啦，快迟到了。”

安妮望着汤姆和她妈妈交换了一个眼神，汤姆快步经过她身边往大门走去，半路上一把抓起他的那双鞋。她感谢老天这两人之间没亲吻道别，否则她当场就要吐了。

“妈，”威廉说，“汤姆放学后要带我去钓鱼喔！”

“很好呀，甜心。”她妈妈心不在焉地说。

“去刷牙，”安妮对威廉说，扮演着大人的角色。“我们该走了。”

威廉蹦蹦跳跳地跑上楼。

安妮瞪着她妈，她妈说：“安妮……”

“你要嫁给他吗？”

她妈妈叹口气，似乎在找字眼回答。她缓缓抬起双手然后又放下，好像牵动她双手的线突然被人剪断了似的，这已经回答了安妮的问题。

“你明明说过……”

“我知道，”她妈妈不耐烦地说，双眼含着泪水，“要让你明白很困难，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会懂。”

安妮从桌边站起，把她和威廉的碗拿到洗碗槽去冲干净。洗完碗后，她妈妈还站在那儿没动。

“噢，我懂啊，”安妮说，然后对楼梯指了指，“但威廉不懂，他以为他有了一个新爸爸。”

她妈妈猛地吸了口气，好像刚刚被安妮甩了一巴掌。但安妮管不了那么多。

“晚点我们再谈。”她妈妈说。安妮绕过她，经过衣帽室直直走到外面，在院子里等威廉。她知道她没跟妈妈亲吻道别，妈妈一定伤心透顶。活该，安妮心想，妈妈最近亲得也够了。

中午时分，安妮在学校大门跟威廉一起等汤姆，他们想找他的小货车，却一直没看到。当一辆UPS货车开进街区时，威廉握拳高喊：“好耶！”

·但驾驶那辆货车的不是汤姆，货车根本没减速。

安妮和威廉拿了汤姆的钓竿和背心后，沿着潮湿的州际公路往

镇外走。安妮带头走，她知道那附近有条小河，一个女人开着一辆黄色小货车在他们面前停下。

“你们俩这样闷着头一个劲儿地走，是要去哪里呀？”那女人用小女生似的尖细声音问，安妮马上就讨厌她了，她正是认定他们年幼莽撞而非矮壮却潜力无穷的那种人。

“去钓鱼，”安妮说，“在小河上游。”

那女人说她名叫菲奥娜，是在乡间送信的，还说她也要开往那个方向，问他们是否要搭便车。虽然威廉摇头说不要，安妮却说：“谢谢你。”

他们逐渐驶进树林深处，不时能在树木间瞥见小河的这段时间，菲奥娜一直说个不停。她表现得好像对他们很感兴趣，安妮想，但其实并不然。菲奥娜有意要让他们相信，送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她好像期待安妮会说：

“哇——你送信呀？”菲奥娜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充溢在小小的车内空间，刺得安妮的双眼泛出泪水。威廉捏起鼻子，她用手肘撞了威廉一下。

“能不能让我们在这里下车？”安妮要求道。这里没有特定的地标，只是能够看见小河。

“你确定你们这样可以吗？”过了早该这么问的时间后好久，菲奥娜才问道。

“可以。”安妮撒着谎。

他们谢过她，下了车。威廉担心会被鱼闻出味道来，因为他的衣服现在散发着浓浓的香水味。但安妮让他相信鱼是闻不到的，尽管她自己对鱼一无所知。

或许，安妮心想，那些人并没有注意到她和威廉，因为罩在他们衣服外头的绿色塑料袋巧妙地跟茂密的树丛融为一体。或许，那些人曾四处张望过，想找其他车辆，而因为没看到车，他们就以为

那里没人，更没想过会有人徒步走来。但安妮却绝对看得到他们，看到那四个男人把一辆白色休旅车停在营地上的身影。

在不断滴水的树林笼罩下，一切又湿又暗，空气里有松树、土壤和河水的味道。营地上除了那辆白车，就是一片空旷。休旅车旁有一张野餐桌，还有一个让人生火的低矮黑坑。

安妮望着司机下车、关门、张望了一下营地四周，然后转身回到车子旁。他年约中年或更老些，体格精瘦健壮，行动敏捷，有一头白色短发和一张晒成古铜色的瘦削脸庞。另外三扇车门也开了，三个男人爬出车外，他们都穿着休闲防水衣，一个戴了顶棒球帽，那人把一箱六瓶装的啤酒放在野餐桌上，拿出四瓶，扭开瓶盖，然后把瓶盖放进风衣口袋。

从他们点头、微笑和说话的方式来看，这些人彼此之间似乎很熟，她心想。但因为身后湍急河流的响声，她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戴棒球帽的男人给了每个人一瓶啤酒，然后自己大大喝了一口。他们并没在桌旁坐下（大概是太湿了吧？她想），而是站成一排。

安妮感到威廉透过塑料袋扯着自己臂膀，她转头去看。威廉对着他们刚才走来的那条小路打手势，表示他想要走。她对他点点头表示再等一下，然后又转头去看营地。偷看那几位男人给她一种兴奋感，男人让她既好奇又厌恶，也许是因为她妈妈吸引了一大堆男人之故。

接下来发生的事很吓人。

那个司机像是准备要回车上一样，绕着这群男人走了一圈，然后突然转身，用一只手指戳着一位卷发男人的胸口，恶狠狠地说了几句话。卷发男人显然很惊讶，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然后仿佛这是个信号似的，棒球帽男人和一位深肤色的高大男人同时退后，肩并肩地站到那位司机身旁，气势汹汹地对着那位卷发男人。卷发男人把啤酒瓶抛到一边，伸出双手，掌心朝上，做出无辜的姿态。

“安妮……”威廉哀求着。

她看到那个深肤色的男人从背后拿出一柄手枪，对着那个卷发男人，然后叭一叭一叭地开了三枪。卷发男人摇摇晃晃地退后，在火坑上绊了一下然后跌进泥泞里。

安妮屏住呼吸，一颗心似乎要窜上喉咙让她哽住。她感到手臂上一阵大痛，一时间还以为是被流弹射中了，但她往下瞄了一眼，看到原来是威廉用两只手在抓着她。他也看到营地上发生的事了。那不像电视或电影里的情节，一枪就引发震耳欲聋的爆炸，受害者往后翻滚、死亡，大量鲜血从衣服上涌出；这只是像一串爆竹发出叭一叭一叭的三响。她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不敢相信这并非恶作剧、玩笑或她的幻想。

“安妮，我们走啦！”威廉低喊，于是她开始盲目地往河的方向退。

来到水边时，她转过头看，发现他们已经找不到那条小路，前面也无路可走了。

“不，”她对威廉喊着，“不是这条路，我们回小路上去！”

他惊慌地转向她，双眼圆睁，脸上血色全无。安妮抓起他的手，带着他踩过树丛走向小径。抵达小径时，她回头望向营地，那三个男人都站在卷发男人的上方，对着他的尸体开枪。

叭一叭一叭一叭一叭。

突然间，仿佛安妮的凝视吸引了那个司机似的，他抬起了头。他们的目光相接，安妮感到仿佛有道冰冷的电流窜遍全身，燃烧着她的手指、脚趾，使她双脚一时之间被冻在地上。

威廉大喊：“他在看我们！”

她使尽全力狂奔，拉着身后的弟弟，边喊着：“跟紧我！”

他们沿着与沙河平行、不甚弯曲的小路奔跑。河流在他们左方，阴暗的树林在他们右方。奔跑时，湿湿的树枝扫过她的脸，拉扯着她的衣服，她听见自己的尖叫，仿佛是别人发出的一样遥远。

叭一叭。他们前方的一颗小树受了射击而晃动，半开的花苞如雨点般落下。那些人正在对他们开枪。

威廉在哭，但他还能跟上。他抓着她的手，紧得使她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指，但她管不了那么多。她不知在哪儿掉了一只鞋，但她根本没想到要回头找，现在只觉得左脚冻得半死。

他们距离马路有多远？她猜测不出。如果他们能到马路，就有机会搭别人的便车回家。

威廉猛然停步，安妮被他骤然这么一扯跌倒。他被其中一位男人抓到了吗？

不，她看到了。他的钓竿卡在两棵树的树干间，他不但没松手，反而还想把钓竿拉出来。

“松手啊，威廉！”她喊着，“快松手！”

他继续跟钓竿较劲，好像根本没听进她的话。坚决使他的面容扭曲，泪水流得满脸都是。

“松手！”她大叫，于是他松了手。

她急忙站好，就在她站起来时，看到他们右边树林里有个阴影掠过。是那个棒球帽男人，他显然找到了另一条平行的小路，能让他抢到头里阻截他们。

“等等，”她张大双眼，对威廉说道，“我们不能一直往这边跑，跟我来。”

她挤身穿过茂密潮湿的树丛，直直奔向刚才看到棒球帽男人跑着的那条路。她迟疑了一会儿，没看到旁人，然后冲过那条路，在两丛节瘤密生的野玫瑰中间穿过，一手拉着威廉。这次倒用不着她提醒他继续跑了。

现在他们在大树之间，朝与小河相反的方向走。安妮放开了弟弟的手，两人一脚高、一脚低地跨过横倒的树干，穿过或枯或活的大片树丛，深入阴影处。某个可能是浣熊之类的矮小、笨重生物，在他们眼前拨开蕨叶溜了。

轰隆的水声被他们抛在身后，音量比在树林里听到的弱了不少。有一次他们听见下方某处的树林传出喊声，其中一个男人叫着：“可恶，他们跑到哪去了？”

“你有没有听到？”威廉问。

她停步，背靠着一棵大黄松的树干，点了点头。

“你想他们要是找到我们，会不会对我们开枪？”

她用眼神求他别说话。

威廉身子一瘫坐在她身边，短短几分钟内，林子里只有树木规律的滴水声和他们的喘气声。即使她已恢复了力气，那份惊恐仍在。每棵树都像是其中一个男人，每个影子一时间仿佛都像是拿着枪的人。

她低头望着弟弟，他仰起头靠着树干，嘴巴微张，衣服又湿又破。她看到他裤子上有个L型的裂口，露出下面擦破皮渗出深色鲜血的膝盖。他的脸色苍白，还有一道道的污痕。

“我把你带到这里来，真对不起，”她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杀了那个人，”威廉说，“他们开了一枪又一枪。”

她没说他们也会对我们这么做，只说：“如果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就能找到马路。”

“要是他们已经在马路那里呢？”

她耸耸肩，叹口气，“我不知道。”

“我们怎样才能到家？”

“我不知道。”

“他们就一直射他，”他说，“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让他们这么生气？”

他们还没看到马路，却先察觉到笼罩在头顶上方的树林有了开口。安妮叫威廉蹲伏在湿湿的树丛间，静静等了几分钟，希望听到

轿车或货车的声音。

“我们像兔子，”他说，“坐在这里怕得半死。”

“嘘。”她好像听到了引擎声，“你待在这里。”

她四肢并用地爬过低矮的树丛，那只没穿鞋的脚被割伤了，正在流血，但她已经没感觉了。越靠近马路的草就越浓密，她身子贴着地面爬到路边。自从第一声叭响以来，她头一次感到一丝放松。

有人在拉扯她的裤脚，她吓得倒抽了口气。

“是我啦，”威廉说，“哇塞，你吓到了耶。”

她咬牙说：“我叫你待在那边的。”

“才不要咧，”他说着爬到她身边，“我们在干嘛？”

“我们要在这里等，直到听到车声，”她说，“等车子接近，我们就跳出去，想办法搭便车回镇上。”

“如果是那辆白车怎么办？”他问。

“那我们就继续躲。”她说。

“我以为你已经听到车声了。”

“我也以为有，可能是听错了。”

“等等，”威廉说，头探出草面，“我也听到了。”

那声音慢慢变大，安妮和威廉互望了一眼，引擎低沉的鸣响被轮胎碾过碎石的嘎吱声衬托得更加动人。那辆车从反方向驶来，是从镇上开过来而不是开往镇上。但安妮心想，如果有人肯为他们停车，那么这人可能也肯掉转头，载他们回家。而如果车子是从镇上开来的，就不太可能会是那辆白色休旅车。

她往前移动一些，拨开草丛。她可以感觉到车子渐渐接近，身下地面的震动使她觉得自己不像个女孩而像只动物。

她看到一根天线，然后看到一辆货车的车顶，然后是挡风玻璃，她抬起了头。

那是一辆新型的红色货车，车里只有一个人。